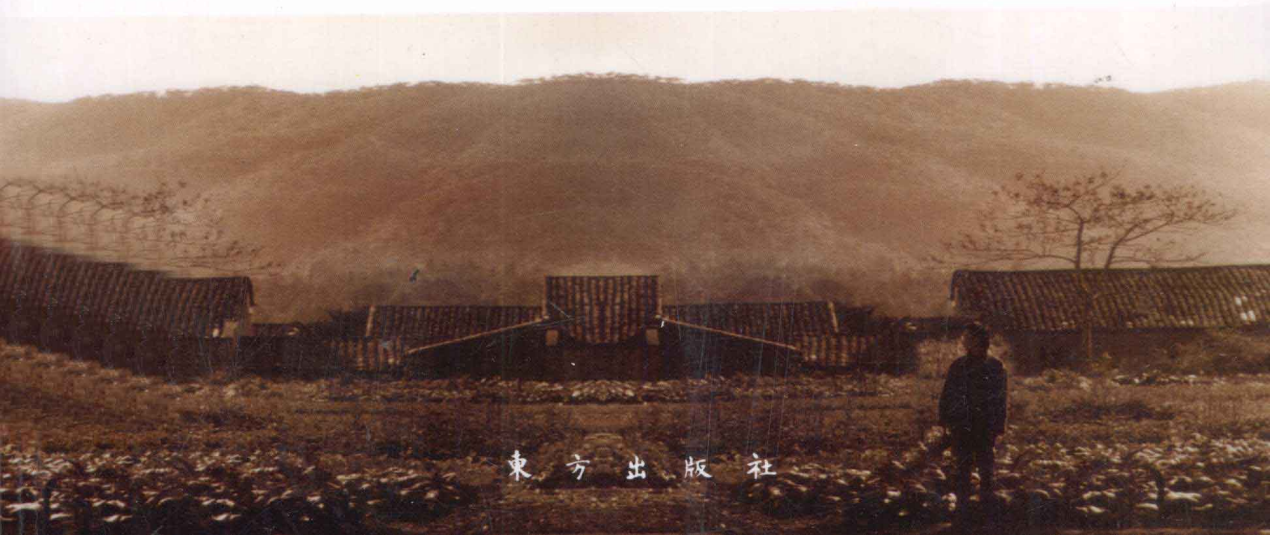


摩罗
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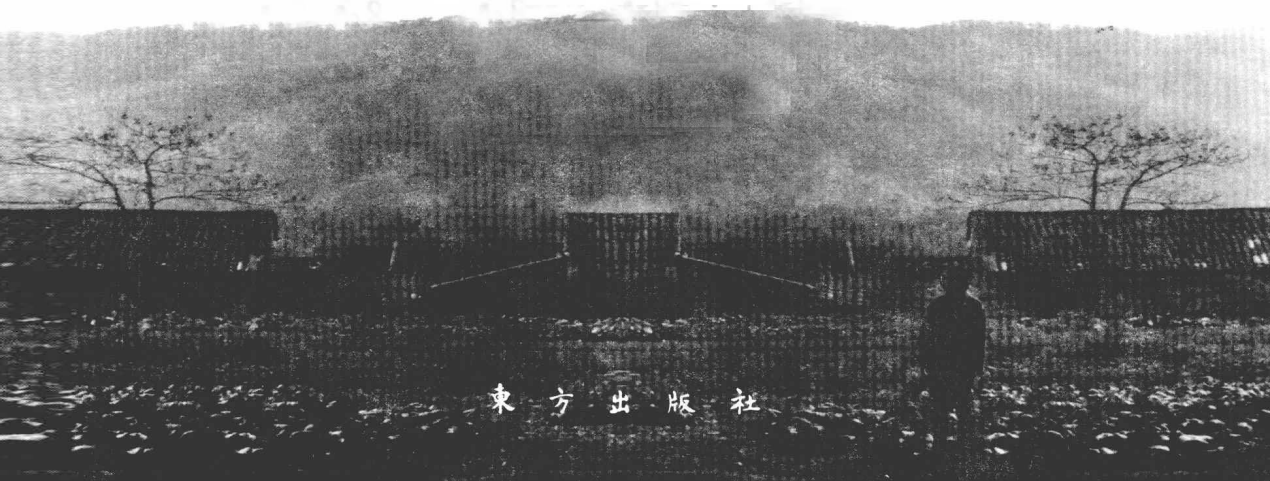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村， 我的山



東方出版社

摩罗
◎著

我的村，我的山

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村, 我的山 / 摩罗 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0

ISBN 978-7-5060-4098-3

I. ①我… II. ①摩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58939 号

我的村, 我的山

作 者: 摩 罗

责任编辑: 姬 利 张 仃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东方出版社 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1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1.25

字 数: 166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4098-3

定 价: 24.8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5257256 65246660 (南方)

(010) 65136418 65243313 (北方)

团购电话: (010) 65245867 65230553 65276861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66204

代序 那山那村是我家

—

在我的前半生，家乡曾经越长越大。

小时候跟着父母转悠在房前屋后，很少离开村东槭枫树，村西老槐树，那个宁静的山村就是我的家乡。偶尔到了但家庄冯家堰，我的身份便是“万家湾人”。

后来到公社的中学念书，面对的是来自各个生产大队的同学，我的家乡由自然村长大为生产大队。当公社改为乡的时候，大队改为村委会，咱们行政村叫“丁峰”，那时候我是“丁峰人”。

后来在县城上班，每个人的家乡都长大为一个乡。那时候我的家乡是鸣山。

当我们在全国其他地区工作或者旅游的时候，我的家乡先后长大为都昌、九江、江西。

到了外国，我们的家乡就突然膨胀起来，它的名字叫中国。

人到中年以后，那个越长越大的家乡忽然越变越小，越变越还原，还原到小时候日夜厮守的一座山，一个村庄。

那座山叫大鸣山，那个村庄是万家湾。

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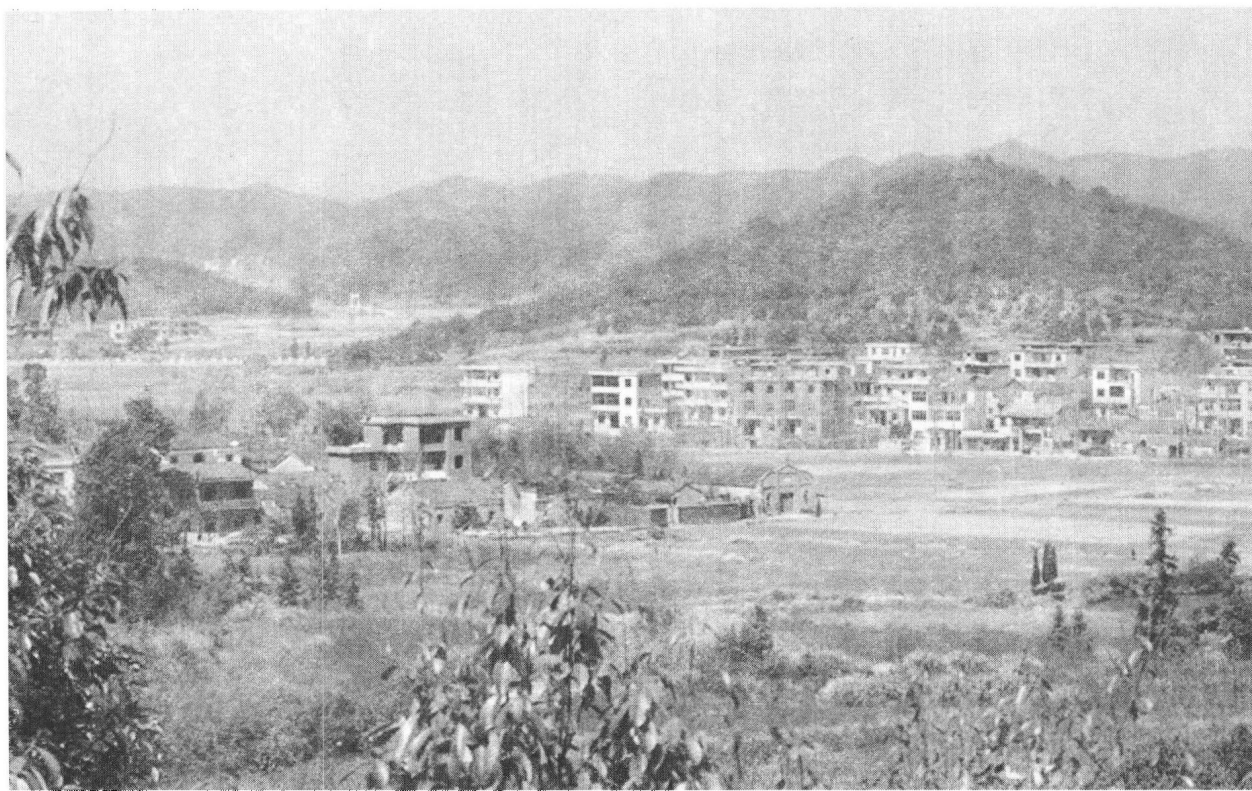
是那座山，和那个槐树守卫的村庄，不但养育了我，还养育了我的列祖列宗。

我的生命来自六百年前那位从鄱阳湖边迁徙来的祖先，大鸣山养育了我六百年前的祖先。

我的生命来自三百年前那位推着独轮车到景德镇销售窑柴的祖先，大鸣山养育了我三百年前的祖先。

我的祖父一百年前出生于万家湾村，大鸣山养育了我的祖父。

我的父亲八十年前出生于万家湾村，大鸣山养育了我的父亲。



▲这山这村是我家。万海摄

00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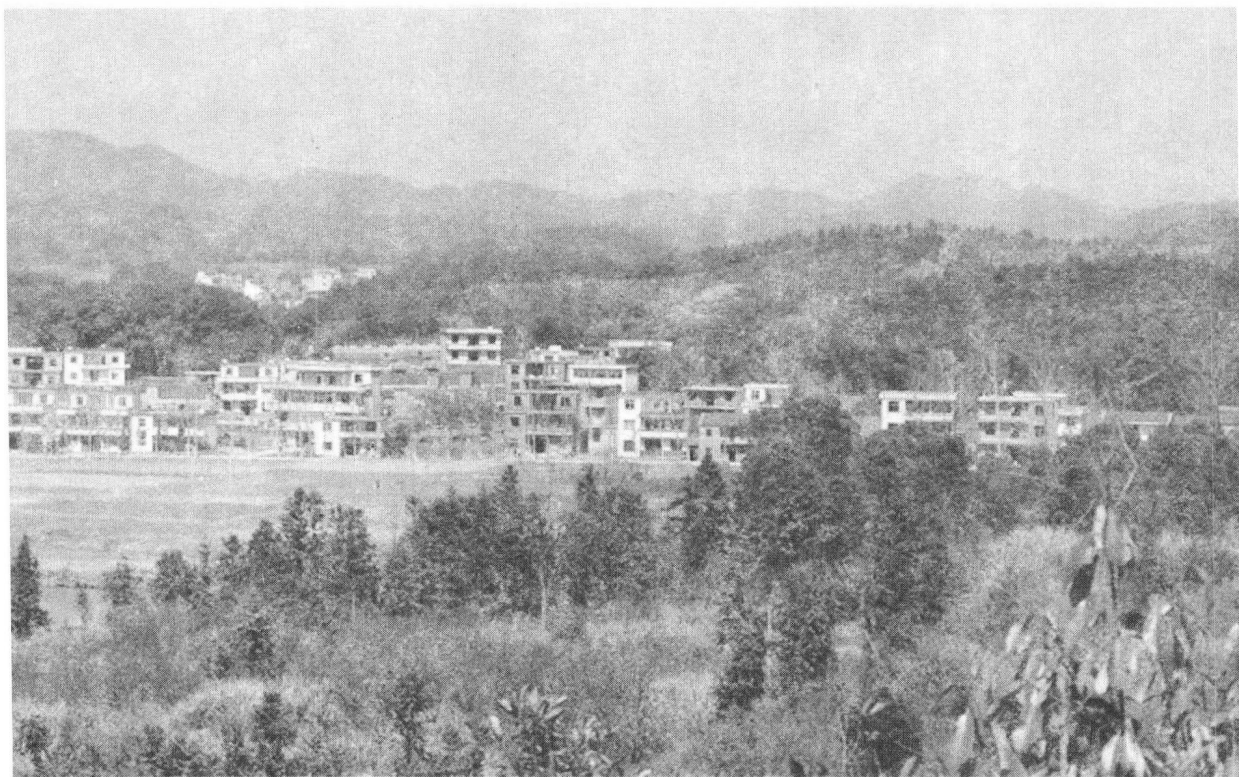
当我的祖先走完人生历程，大鸣山，这座仁慈的山，将他们全部揽在怀里，安慰他们说，你的子孙我会照料，你的遗骸将与我骨肉相融。

小时候我砍柴是在大鸣山。我的左手也许有二十次砍伤，我跟大鸣山有二十次的血盟巫誓。

小时候我在落叶中寻找橡实充饥是在大鸣山。大鸣山用饥饿让我记住了大地的恩典。

小时候我抓黄鼠狼是在大鸣山。人到中年我才想起来，那只黄鼠狼的宝宝，再也没有等到他的妈妈回来。

大鸣山，你用生命的伤痛，让我跟你身边所有的生命连成一体。离开大鸣山我才明白，我跟大鸣山的山鸡、山兔、穿山甲、黄鼠狼、山鹰、云雀、麻



雀、乌鸦、翠鸟、蝴蝶、蜻蜓、萤火虫、鸣蝉、青蛙、泥鳅、鳊鱼，以及村里的猪狗牛、鸡鸭鹅，原本是同一个家族。

我在千里之外，伴着它们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。

还有田间的水稻、地头的芝麻、村口的槐树花、篱笆上的牵牛花、庭院门前的鸡冠花、菜园里挺拔的南瓜花、山坡上从霏霏春雨中耸耸身子扬起笑脸的一望无际的杜鹃花、山沟里拔地而起的松树、橡树、女真树，以及在我的砍刀下流出新鲜汁液的不知名的万千灌木，都属于大鸣山生命大家族。

村东槭枫树的红叶，村西老槐树的碎花，更是护佑我们魂灵的神树神花。

所有的蝉鸣和花朵，年年在我的心中响起和开放。

大鸣山是一个庞大的家族，小时候它们滋养着我的饮食和呼吸，长大了它们滋养着我的思念和眷恋。

三

咱们的村子，也是大鸣山生命大家族的一部分。

小时候端午节吃粽子是在那个村里。

小时候大年初一穿了新衣服，我在村里走来走去。那么多的宗亲摸着我的头为我祝福。

小时候中秋节给外婆送月饼，我沿着大鸣山向西走。那么多的乡亲穿行在大鸣山的坡坡凹凹之间，给各自的外婆送月饼。

小时候吃年夜饭，总是邀请自己的祖先一起享用，祖先享用的地方在祠堂。万家湾，村子里就有供奉列祖列宗灵位的咱们万家的祠堂。

小时候清明节我总是跟着祖父去给祖先上坟，我步步紧随来往于大鸣山的一个个山凹、山坡。我对那些没有谋面的祖先恭敬虔诚，总是给他们吃猪肉和豆腐。

后来我的祖父也迁居墓中，我又跟着父亲给祖父上坟。祖父最爱吃豆沙粑。

最初见到张灯结彩的婚嫁庆典，最初见到灵幡飘扬的丧葬礼仪，最初见到公猪母猪交配，最初理解公鸡母鸡的纠缠……对于生命的一切领悟，都是从这个村里开始的。

四

年轻时对于全世界充满了向往，人到中年才知道，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大鸣山，以及大鸣山中那个小村庄。

世界上最迷人的文化只有一种，那就是大鸣山的风土民情。

那山那村才有我的灵肉和谐，身心滋润。

我多想每年清明节都给祖先送上猪肉和豆腐，给祖父送上豆沙粑，多想每年中秋节都跟那里的万千乡亲一起，走在大鸣山的大路上，给外婆送月饼——虽然外婆早就安眠于大鸣山的泥土中。

我甚至想裹挟在大鸣山的人群中，在弯弯的山道上随意徜徉，只为了闻闻那些同胞的山民气息，听听那些村言野语和七情六欲。

大鸣山，自从离开你，我的生命就一天天变得荒凉。

大鸣山，千里之外我只能有一个许诺，那就是用我的骸骨爱你。我将追随我的列祖列宗，永远融入你的骨肉之中。三千大千世界你是我唯一的家。

大鸣山，我像我所有祖先一样，曾经用锄头砍刀索取你，最后用一把骸骨偿还你。偿还的不是功利，是世世代代的深爱。

走遍天涯我只想与你相依为命。大鸣山，三千大千世界你是我唯一的家。



代序 那山那村是我家 / 001

隐秘的村庄 / 001

骨头里长钢筋 / 009

阿冬正传 / 019

夺命的疖子 / 031

矿难中的兄弟尸骨无存 / 041

剜骨抽筋也得活 / 051

圆娥嫂 / 063

面朝黄土背朝犁 / 0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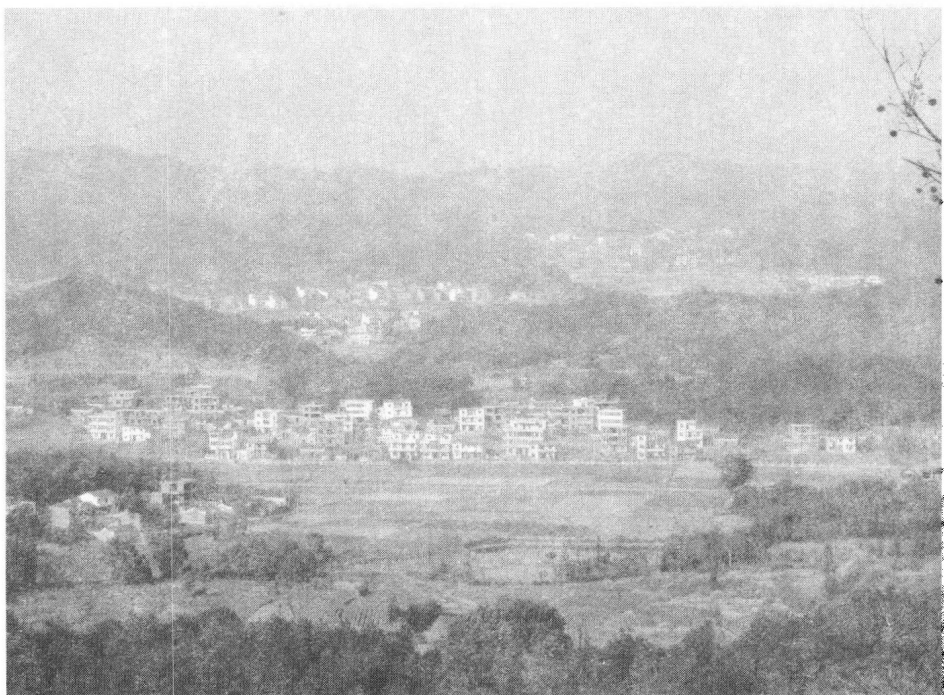
农药的两种功能 / 083

槐花似锦 / 097

瘫婆 / 111

脑瘫病人的心愿	/ 117
父亲治病	/ 129
母亲的神灵	/ 145
大痛无言	/ 159
后记 我活在咱们村的命运中	/ 163

隐秘的村庄



▲站在大鸣山上朝北俯瞰万家湾村。左下角的村落和正前方长条形村庄都是咱们万家湾村。画面中央的田野，叫阪上，那是养育咱们村的主要两片田野之一。画面右边未能摄入的地方，是远近闻名的虎行岭，那里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咱们村曾经短暂驻军。

我的村是万家湾，我的山是大鸣山。

万家湾村坐落在大鸣山脚下，那是鄱阳湖北岸群山环绕的风水宝地。六百年前我的老祖宗万南乙告别万户半岛，翻过大鸣山，定居在这山窝里，此后世代代繁衍生息，香火一代比一代旺盛。

比南乙公生年（公元1380年）晚五百八十一年，我出生在他选定的这片土地上。咱们村不只是屋舍纵横、宗亲连绵，还包括三百亩水稻田、一百亩旱地、两千亩绵延起伏的山林、一股股永不枯竭的山泉和溪流，以及一座佛庙、一座土地庙、一座香火堂、一座耶稣堂。养育我的就是这屋场、村民、香火、山水、天空以及各种动物植物浑然一体的小世界。



▲ 腊月二十八日黄昏，村民到大鸣山墓地祭祀祖先，邀请祖先跟自己回家一起吃年夜饭。

假设南乙公三十岁那年来这里破草开荒、结庐立社，距今正好六百年。六

百年的村史，我经历了接近五十年。五十年来，我最大的欢乐在这里，最大的疼痛也在这里。我最大的希冀在这里，最大的牵挂亦在这里。我的最初的身份和最终的身份，是万家湾人。如果村里人能记住我，请记住我是六百年村史中的一个万家湾子孙。如果村外人能记住我，请记住我是万家湾人。

在这个名叫宇宙的浩渺时空中歌哭呼喊五十年，唯一融入我血液的是这个秀美的村庄和村中脆弱而又不乏坚韧、达观而又不无忧伤的几百位父老乡亲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咱们村说：走遍天涯我只想与你相依为命，三千大千世界你是我唯一的家。



▲腊月二十八日黄昏，村民给祖先墓冢点起蜡烛祭祀祖先，将祖先的村庄装点得犹如辉煌的仙境。

那年腊月二十八的晚上，我独自站在家门口，突然看见隔着一垄田地，大鸣山脚下亮起了万家灯火，好像一座天上的宫殿，在夜色里闪烁着繁华而又缥

缈的气息。经过一瞬间的迷惑，我才醒过神来：那是咱们村的祖坟山，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先就安息在这一片坡地上，就像一群孩子依偎母亲那样紧紧依偎着大鸣山。每到过年的晚上，村里人到这些朴素的坟前点起蜡烛，照着列祖列宗跟自己一起送旧迎新。



▲腊月二十八日黄昏，村民给祖先墓冢烧纸上香行祭礼。

我第一次感到我们的村庄并不孤独，与我们一起吃喝拉撒、一起歌呼呻吟的还有成千上万的祖先。他们为了给后人留下耕作的土地、歇息的屋宇，纷纷退隐到了另一个世界。他们在另一个村庄守望着这些有时哼唱着山歌、有时哭诉着屈辱的子孙。那是一个隐秘的村庄，墓冢长满茅草，三尺墓碑融入漫山遍野的灌木乔木，连颜色都浑然一体，不仔细寻找，你根本无法分辨谁是谁。每到腊月三十，孝子贤孙们来这隐秘的村庄朝圣，给先人送上酒肉饭食，点上摇曳的烛火，把他们的村庄打扮得光鲜华丽，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丰衣足食，以

朴素的祭祀沟通那些世世劳碌的灵魂，从这里汲取经验、能量和勇气，然后围着除夕的岁火，迎接新一年的来临。

从此以后，我知道养育我成长的，不只是五十年的花开与花落，而是六百年的鸟唱与蛙鸣，以及六百年的稻花飘香、葵花向阳。更主要的，当然是六百年来列祖列宗的歌哭与欢笑。他们的平凡滋养着我的卑微，他们的辛劳滋养着我的勤奋，他们的豁达滋养着我的欢乐与幸福，他们的智慧滋养着我的哲思，单是一句“人畜一般”的谚语，就超过硕学鸿儒的教诲，让我理解了人类与万物的深刻关联。至于他们的屈辱，一直滋养着我殚精竭虑的追问与探索。

万家湾是我的村，大鸣山是我的山。



▲腊月二十八日黄昏，村民给祖先墓冢点起蜡烛祭祀祖先，墓碑上方插上彩花。新的一年，祖先的家焕然一新。

从此以后，我知道自己拥有两个村庄。一个村庄住着我的父母和兄弟，还

有若干叔叔伯伯、侄男侄女们，另一个隐秘的村庄住着我的祖父祖母，以及祖父的祖父、祖父的祖父的祖父、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。两个村庄都在大鸣山脚下，间隔大约一里地，中间那三四百亩的田畈，日日生长着养活两个村庄的油菜、稻谷、大豆、红薯。



▲腊月二十八日黄昏，村民辨认墓碑上的文字，追思祖先的事迹与恩德。

背井离乡二十年之后，奔波在三千里外的朔风寒气之中，那两个村庄日日在我的心中繁衍生长。美洲印第安人在躲避白人长枪队的“围剿”追杀时，总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列祖列宗的遗骨，在惨厉的月光下仓皇地跋山涉水。我背的不是一个口袋，而是整整两个村庄。无论是在黄浦江边东方明珠的塔尖上，还是在颐和园里汉白玉栏杆边；无论是在蒙古草原上纵马奔驰，还是在大都市的会议室里侃侃而谈，都没人知道我的心里装着这两个无法卸下的村庄。我没有地方可以卸下，也没有地方可以倾诉，我只有携着这两个村庄走遍天

下，时时跟这两个村庄喁喁轻语。这是一种向内的倾诉。

这两个村庄一忽儿是两个，一忽儿又变成了一个。时间越是久长，我越是发现，我惦念祖父的村庄，比惦念我父亲的村庄还多。我寻思村里的死人，比寻思村里的活人还多。

前年秋天，病中的父亲突然对我说，自他记事以来，村里已经死去三百五十多人。听那口气，好像他已经做好了准备，等待一个时机迁居到祖父的村庄里去，所以那些比他早去的人一个个在他心里鲜活起来。

我还没有进入老年，怎么也跟父亲一样，格外惦念安居在另一个世界的那些人？如果那些依偎在大山脚下的每一个魂灵都是寿终正寝，也许我就不会有这样的体会。我老是禁不住要跟他们说话的那些魂灵，最多的恰是非正常死亡的人。

某个时刻我忽然明白了自己的使命，我走遍天涯海角寻求功名利禄一辈子，我最后的身份是万家湾村的巫师，我最后的使命是沟通人鬼，代村民说话，代死去的和活着的村民，说出他们的甜蜜和忧伤。

六百年的故事需要慢慢叙说，我先讲五十年的感伤故事。

自我记事以来，我们村里有许多人离开了我们歇息的屋宇，在白色的幡旌和嘈杂的锣鼓声陪伴下，迁居到了另一个世界。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人们，比寿终正寝的人，更加顽强地活动在我心中，即使他本来跟我毫无关系，甚至没有在我记忆中留下容颜，也以某种特定的意象飘忽在我的眼前。不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，我的内心永远不得安宁。

万家湾是我的村，大鸣山是我的山。这里是我唯一的家。